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九回 萬香樓花虹三上 沉香閣惡婦陰謀

詩曰：竹籬數掩傍魚磯，
初剪梅花掠地飛。
正喜油簾來索笑，
已悲臨水送將歸。
影橫月處愁空絕，
子滿枝時事已非。
自古種情在我輩，
尊前莫怪淚沾衣。

話說花子能搜不出李榮春胸中氣恨，因想：「花榮的話不錯，必是紅花藏了。只是兩次搜不出，不知何故，必要問紅花個明白。只是紅花服侍妹子常在樓上，怎麼得他來拷問明白才得放心，也好預備。」因思：「不得紅花來問，只得要去與秦氏計議，看有甚妙計騙得紅花來拷問。」想定主意隨即走到沉香閣。

只見秦氏露體，不穿衣服也不穿裙，只穿一條大紅褲。花子能道：「少奶奶好白身體。」秦氏見花子能走到，忙立起身道：「少爺來了，請坐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少奶奶同坐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少爺到此必有正事，請道其詳。」花子能歎口氣道：「少奶奶不要說起，為了施碧霞這喧人被李榮春打上門來辱了一場，幸得曹教師拿住了要燒死他，誰知又被他走了，到弄得我一肚氣。若要說出去了，他家的人又在外尋訪，若說未出去，家中已經搜遍，又不見影響。我想決是紅花藏過的，必須將紅花究出真情我才放心，也免得放虎歸山終受其害。」秦氏道：「若說要拷究紅花，真正容易之極，待我打發丫頭去叫了他來打他個半死，不怕他不招出李榮春來。」花子能笑道：「少奶奶真正直心人無彎曲肚腸，爾不想，紅花那賽金的心腸，他兩個猶如姊妹一樣時刻不離，焉能叫得他來？爾去叫他，就使他不敢不來，倘若賽金不放心與他同來，豈不枉然？」秦氏道：「如此便怎麼能得他來才好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亦想無妙計騙他出來，故來與爾計議，看爾有甚妙計騙得他來。我想少奶奶乃鎮殿將軍之妹，豈無妙計騙得紅花出來？」秦氏道：「少爺又來取笑了，少爺爾乃是首相的公子，難道亦想不出個計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又蠢又呆，怎及得少奶奶爾又聰明又伶俐，必然想得妙計，使賽金不知騙得紅花來才好。」

秦氏道：「待我想想看。」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如今只叫秋菊去如此如此，再如此這般，這般又這般，少爺爾道可好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果然好妙計，若能究出真情實事，我去請一班上好戲子，備一桌滿漢酒席請少奶奶爾吃酒看戲。」

秦氏道：「多謝少爺，夫妻之間怎說這話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如此說我拜託少奶奶就是了。」秦氏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是那施碧霞如今怎樣了？可肯與少爺成親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咳！那施碧霞真正可惡極矣，我為了他受了多少的氣，糞門被他踢得血流不止，自從初三日至今不要說成親，連近其身亦是不能，若要近他身邊不是打便是踢，又加個大罵不歇。」秦氏道：「難道就是如此罷了不成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豈肯罷了？因愛他容貌且暫容他至今，賽貂蟬勸我再容他三日，包管勸他回心轉意，我今就要到萬香樓去。今將要拷問紅花之事托少奶奶，我要去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少爺請便，我自然就去做事。」花子能說聲「拜託」，遂下樓去了。秦氏遂叫秋菊道：「爾可去廚房，等紅花來拿午飯時爾可如此如此騙了他來，我將一個銀紅紗肚兜賞爾。」秋菊道：「曉得。」遂到廚房去等候紅花了。

且說花子能來到萬香樓上，賽貂蟬正在勸施小姐，忽見花子能走到，忙立起身道：「少爺來了，少爺請坐，丫頭拿茶來。」那施碧霞見花子能走來，恨如切骨，氣滿心胸，雙眉倒豎，滿面怒容，也不立起身也不開口。花子能見了叫道：「施碧霞，爾怎麼如此大模大樣的，見我少爺來立也不立起，叫也不叫一聲，到底甚麼意思？」賽貂蟬道：「少爺不要生氣，他是山西風俗原是如此，不必怪他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今到我江南就應學此處的風俗，怎麼還要使爾山西的性子？」賽貂蟬道：「他是新來的，不知此處的規矩，等過了一月兩月他自然曉得。」

花子能笑嘻嘻的走近碧霞身邊道：「碧霞，我因愛爾容貌生得好，所以如此容爾，如若不然，爾早已歸陰了。如今與爾說過，不許爾再如此倔犟，若敢再如此我定不饒爾了。今夜乖乖的順我成親我便饒爾前非，若不依我時，此遭定不再饒了。」一邊說一手卻又來摸他的胸膛。施碧霞一手隔開花子能的手道：「花子能休得無禮。」將手一推，花子能倒顛了幾步，仰面一跤跌倒在地，爬了起來道：「爾這喧人敢如此兇惡，今日必要打死爾這娼根。」丫頭們，快些來綁此惡婦活活燒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誰敢來？花子能，爾這萬惡的賊囚，人面獸心的狗奴才，別人由爾欺侮，我施小姐是不怕爾的。爾休得在此做夢要想成雙，爾若識時務者快些下去，免得討打。若敢仍然如此胡說，叫爾認我拳頭的利害。」花子能氣得亂跳道：「小娼根，爾敢如此橫惡麼？」走上前兩手攔腰抱祝施碧霞一時大怒道：「也罷，今日是爾要來衝我了，爾放手不放手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放手爾便怎麼？」施碧霞兩手望花子能兩太陽邊一打，這叫做鐘鼓齊鳴，花子能頭暈眼暗，雙手一放，仰面一跤跌倒在地。施碧霞正要上前來打，賽貂蟬見了連忙上前勸住道：「小姐使不得，不必動怒，有理不用高聲，為甚如此橫行？並不是少爺不是，爾的性子太覺不好了。少爺的赫赫威風誰人不知？要算揚州一個小君王，文官武將人人敬重，百姓人家個個害怕，爾不要認錯了。少爺在爾面上要算逆來順受，任爾打罵他只軟求爾，不要越裝越醉，看得太不在眼裡了。少爺的性子若發作起來就了不得的，爾也要揆情度理去想一想。」施小姐道：「爾也休得胡說，我今日到此已將性命放在度外了，正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，待我除了這惡賊，也為地方除了一害。」賽貂蟬道：「施小姐，這是斷斷不可。萬事須要三思，不可亂為。」又道：「少爺，爾念他是強性於，況且只來得三日，不要逼他，從寬而行總能成事，包在我身上，三日內必然成事，如今且請下去。自古道事實則圓，急則缺。」

花子能沒奈何，道：「爾這娼根如此可惡，今日且再饒爾這一次，如若下次仍然如此，天大的人情也不來饒爾。」說完恨恨的走下樓去了。那施碧霞想起心事，雙目流淚道：「不知母親怎樣成殮，誰人將紙錢去燒；又不知哥哥病體如何，有誰請個醫生與哥哥調治。奴家在此好似坐在牢中，怎能出去看治母親哥哥。就是花子能幾次威逼於我，怎能動我的心，他若再來，我與他見個死活便了。」

且不說施碧霞暗地愁苦，再說秋菊奉了秦氏之命，要去廚房等待紅花來拿午飯，就好騙他出來拷問李榮春之事。秋菊來到廚房外面靜處等著，不一時只見紅花已來到廚房道：「楊家嬌嬌，午飯可好了未？」那管廚房的楊婆道：「紅花姊坐一坐，就有了。」紅花才要坐下去，只見秋菊一面走一面叫來道：「好笑，好笑，眾位嬌嬌姊妹們，爾們可要看勝會？真正好笑死，爾們若見了就要笑死。」那管廚房的楊婆道：「秋菊姊，有甚奇事如此好笑？」秋菊道：「就是李榮春的妻子要來討李榮春，大鬧不歇，少爺是男不與女鬥躲開去了，少奶奶不願與他對敵打做一堆，衣服裙褲都被少奶奶扯得粉碎，赤身露體被少奶奶擒住，叫我來拿粗繩去捆綁。爾有繩拿一條來與我。」那楊婆聽說果然拿一條繩與秋菊擲去，秋菊一手接繩一手牽紅花道：「紅花姐，如此的勝會同我去看看。」一手拖著紅花就走。紅花心中想：「李大娘也沒分曉，大爺才得出天羅，爾又來投地網。待我去看個明白，稟知小姐前來搭救便了。」想定主意，遂急急的隨了秋菊而行。

到了沉香閣，秋菊叫道：「少奶奶，紅花帶到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將門關了。紅花，爾今日也來此處了。」紅花想一想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他的計了。」乃說道：「少奶奶放我出去取午飯與小姐吃，不得在此耽擱。」秦氏道：「娼根既然如此性急，來此則甚？今既來了就不能去了。」紅花道：「叫我在這做甚麼？」秦氏道：「我且問爾，李榮春到底藏在那裡？紅花道：丫頭不曉得。」秦

氏道：「紅花，爾膽太大了，此事也敢做出來，故違主命就該死罪。」紅花道：「少奶奶，真正冤枉，丫頭終伴著小姐，寸步不離，怎麼敢做得此事？望少奶奶詳察。」

秦氏道：「娼根到賴得乾乾淨淨，今日是要爾將李榮春的事實說，或是放他出去了，或是藏在那裡，實實說了便罷，若再花言巧語抵塞，恐爾性命難逃吾手。」紅花道：「丫頭並無此事，叫我怎麼說？」秦氏道：「官府堂上那有不打自招的犯人？雙桂，拿取門門來。」雙桂將一支門門呈與秦氏，秦氏接過手來道：「紅花，爾招也不招？」紅花道：「叫我招什麼？」秦氏道：「爾真不招麼？與我跪了。」紅花沒奈何，只得跪下道：「少奶奶，念我往日並無差錯，看在小姐面上饒了我罷，休得屈捧打平人。」秦氏道：「娼根，今日此事爾就做錯了，爾不提起賽金，我也忘了他前日打我之恨也罷了，還是姑嫂平輩。爾這賤人也來打我麼？」紅花道：「我焉敢打少奶奶？並無此事。」秦氏道：「爾還說無此情？」拿起門門就打，也不管他是頭是面一味的亂打，打得紅花疼痛難當，滾來滾去，口口聲聲只叫小姐來救。秦氏道：「爾就喊破喉嚨也無人來救爾，爾前日能救李榮春，今日因何無人來救爾？我且問爾，李榮春與爾有甚瓜葛，爾卻放他？好好直說便罷，如若不然，性命在頃刻了。」紅花道：「我實無此事，叫我說什麼？要打便打，不必多言。」並無半句求饒。秦氏道：「我打死爾不怕爾那賽金來與我討命。」舉起門門又打，不一回將門門打斷做了兩節。

秦氏打得手酸，叫：「秋菊，取茶來與我吃，一面再取門門來與我代打。」那春梅、秋菊見了不忍道：「紅花姐，不如招了罷。」紅花只是不招。秦氏道：「與我實實打。」秋菊那高高舉起，輕輕打下，秦氏見了道：「爾這賤人會做好人，與我跪了。」叫雙桂代打。雙桂卻比秦氏打的更重，紅花死了幾次復再還魂，只是不招，叫苦連天。秦氏道：「爾這賤人如此強麼？我豈沒法爾麼？」叫丫頭們將他衣服剝了，只留一條褲，其餘剝得乾乾淨淨，道：「與我吊起來。」拿了繡剪道：「爾這賤人還是招不招？」紅花道：「爾何不一刀殺的我性命，何苦如此害人？爾要我性命是有的，要我招是萬萬不能。」秦氏道：「爾這賤人，還敢如此吃硬來傷我麼？」舉起繡剪就剪，剪得紅花滿身是血，心如油煎，痛不可當，只是哭叫小姐來救不題。

且說這些丫頭使女道：「紅花被秋菊騙去，少奶奶關了門打，看來要打死樣子。我們只說是李大娘果然來與少奶奶相打，隨了去看，那知是要騙紅花去拷問李榮春之事。如今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有誰去救他？」這些丫頭正說時被花雲聽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秦氏啊，爾這娼根，打別人不管我事，打紅花卻使不得，爾打了他，我心上卻痛起來。我如今去報與小姐曉得，叫他來救便了。」遂走到小姐樓下大聲叫道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，快些去救紅花！」那花賽金正在想道：「紅花去取午飯為何此時尚不取來？這賤人有些作怪了。」正在想時，忽聽見花雲在樓下喊叫，花賽金道：「何事如此叫喊？」花雲將前事說了一遍，花賽金道：「爾先去，我就來。」隨即將門關好，急急下樓而去。

且說秀琴丫頭取了午飯上萬香樓與施碧霞吃，一路口裡說七道八說上樓來，賽貂蟬道：「秀琴，爾說什麼？」秀琴將紅花被打之事說了一遍，被施碧霞聽見了想道：「事皆為我而起，李大爺被燒，紅花被打皆是為我，我豈可不去救他？叫聲：「秀琴，爾帶我到沉香閣去。」秀琴道：「這個我不敢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料爾也不敢去。」賽貂蟬見施碧霞要去，一時大驚道：「無爾的事，爾不要去。」一邊說一邊用手將施碧霞衣服牽住不放，施碧霞道：「放手。」將手一推推倒賽貂蟬，竟自下樓來要到沉香閣，卻認不得路。正在呆望，卻好那邊來了一人，不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